



文学孤勇者沈从文

王厚明 莫佳

沈从文是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创作以小说著称，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曾在1987年、1988年两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一生历经风雨，跌宕曲折，但他淡泊自守，荣辱自持，如其所言“不管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在艰困寂寞的人生追求中成为伟大的文学孤勇者。

文，对国民党的禁书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愚鑫行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此文一发表，立即遭到国民党报纸《社会新闻》的攻击，咒骂沈从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他的一篇描写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战士英勇斗争的小说《过岭者》以及长篇散文《记丁玲》，也都遭到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的删削。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代，沈从文凭着自己的良知，对统治者滥用手中的权力摧残民主、虐杀无辜、钳制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却遭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被视为“没有思想”“空虚作家”“文体作家”，他一度陷入不被人理解的彷徨，但沈从文并没有沉浸在孤独苦闷之中，而是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文学的海洋，作品是最有说服力的。上世纪整个三十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中篇小说成名作《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短篇小说集《虎符》《如蕖集》《八骏图》《新与旧》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皆写作或出版于这一时期。

1943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沈从文当教授，月薪360元，而当时同在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月薪大概400多元。据传刘文典瞧不起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在投票会上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要能当教授，那么我就是太上教授，陈寅恪才是教授，陈寅恪能拿400元，我能拿40元，朱自清能拿4元，沈从文只能拿4毛。”

有一次躲日军飞机，师生纷纷奔逃，刘文典正往防空洞跑，见沈从文也跑，就有人说：“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面对刘文典的调侃贬损，一些守旧的研究国学的教授也瞧不起沈从文，认为他没有学问，社会上也有人无端攻击他“根本谈不到什么派，也就始终谈不到思想。”但沈从文都没有放在心上，不但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还坚持培养新的文学青年，他潜心教授“各体文写作”和“中国小说史”等新课程，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造就了汪曾祺、林蒲、刘北汜、赵瑞蕻、卢静、白平价、马瑞麟等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领军人物。

文革期间，满墙的大字报揭发沈从文，他工作室里的几书架珍贵书籍遭到烧毁，还被安排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沈从文却这样幽默地回答。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在沈从文凤凰故里墓碑上铭刻了他的一生。“相当寂寞，相当辛苦”的他宠辱不惊，淡看沉浮，“苦难的日子里飘满了荷花的清香”，以文学孤勇者的淡定与从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家风采

冬日仪式

马庆民

一程秋的旅游尚未启程，秋日历就撕下；一幅如画的枫叶尚未拍照，秋的底片就要“曝光”……时光的脚步总是太匆匆，还没来得及及好好享受一路上的色彩斑斓，便一头撞进了冬的门。迈过立冬这道门槛，就正式进入了冬日的宁静浪漫。

立冬是民间“四时八节”之一，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代是个重要节日，古人在此日有迎冬之礼、贺冬之俗。人们会合唱《玄冥》之歌，祭祀冬神，以隆重盛大的仪式迎接冬天的到来。

古人对冬天满怀敬畏之心，是充满仪式感的，更是生动有趣的。据说从冬至那天起，他们就开始画一枝素梅，共有梅花九朵，一朵九瓣，刚好九九八十一瓣。然后每一天画一瓣，梅花画好之时，便是春暖花开之际，正所谓“九九消寒图”。

如今生活在满是钢筋水泥的都市里，如果不是等到叶随风尽，大雪纷飞，又有多少人能感知冬天的存在呢？更别提给冬日举行一个仪式了。

其实，冬日的仪式，不必繁琐，不必刻意，也无需复杂，不过是那些能感受到幸福和温暖的时刻而已。就像汪曾祺在雪中去花园折鲜红的天竺果，感受一份生机盎然；就像林徽因在冬日午后，窗边静坐，看窗外的一枝枯影；就像郁达夫在江南的微雨寒村，坐在停泊桥头的乌篷小船上，哼着小曲儿，喝着酒……

这些平淡、静谧，却蕴含温馨的时刻，都是冬日的仪式，其实更应该算是生活的仪式，因为有了这种仪式，日子增添了些许的情趣，不再像干巴巴的沙漠。有了情趣，我们才会在冬日晴好的午后，慵懒地靠在树下打盹睡；才会在白雪纷飞时，围炉夜话，捧一杯清茶袅袅；才会在寒冷的街头，奖励自己一份烤红薯、炒栗子，收获一份满心的美好。

我喜欢冬日，真实而又温暖，正如冯骥才说：“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深以为然！因为只有冬天，才让我们体会到岁月的无情，深刻感受到寒冷中的那一丝丝暖意，是多么令人怦然心动，欣然神往。

曾听过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天寒地冻的北极，人们一说话就会冻成冰。于是，大家只好把“情话”带回家，慢慢烤着听。这个传说，不仅暖身，还更暖心！也似乎明白了林清玄所说的：“温暖原来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在肌肤上的，而是心情的。”

冬日是一个很好表达爱意的时节，一份简单的仪式，就会让那些寒冷，变成温暖与爱的借口。就像儿时的北方故乡，一场又一场的大雪，总会如期而至。虽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然而留在记忆里的却都是温暖的，比如奶奶从腌菜缸里捞出红的、白的、绿的，拼成火炉上的一锅乱炖；比如母亲缝制的一件又一件厚厚的棉衣；比如父亲烤得焦黄、馨香的馍片……我想，这应该都算冬日的仪式吧！

冬天的仪式感，或许不只是某一个节令给予我们的隆重，或者感动，还在于我们在每一日中发现的喜悦，然后汇合成岁月里的永恒。



《相遇》

张成林摄

绽放的人性之花

李钧

苦难中绽放的人性之花，最为鲜艳！

如果不是亲历其境，人们很难相信，十年前被特大暴雨泥石流灾害侵袭的岷县，如今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田园画卷，美不胜收。参与救灾的那些日日夜夜，面对一幕幕被突如其来的天灾碾压得惨不忍睹的现场，忍不住泪流满面；颤抖的灵魂，又被救灾的一个个动人故事所激励，升华成一种纯粹而高尚的情愫。

今年晚秋，我又一次走进岷州大地，满眼看到的是山水如画，郁郁葱葱。置身其中，一幅幅美丽宜居乡村画卷让人心旷神怡。一个个乡镇村庄白墙灰瓦、错落有致；一座座农家“美丽庭院”扮靓美丽乡村；一条条道路干净开阔，两侧的树木生机勃勃，一片金黄，房前屋后清爽整洁，村里村外井井有条，处处彰显着美丽乡村的壮美画卷。

然而，谁能料到，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突袭了岷县——耕地被毁，房屋倒塌，通信瘫痪，供电中断……灾害造成47人死亡、12人失踪、132人受伤入院治疗，35.8万人受灾。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2012年5月10日傍晚。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我作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因分管工作职责所系，奉命于当夜11时许从兰州出发，第一时间先行赶往岷县，与市、县干部一起组织救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越野车在兰州至岷县的公路上疾驰，驶入岷县北部海拔2900多米的木寨岭时便是雨夹雪，挡风玻璃前面，在车灯的照射下，棉球般的雪花和线条似的雨点模糊了视线，我们的小车，艰难地爬行着。深夜3点，我到达18个受灾乡镇中灾情最严重的茶埠镇，一下车两腿就被漫过膝盖的淤泥死死吸住，用劲拔出腿脚，球鞋被吞没了，只好穿上当地同志找来的高腰雨靴开展工作。借着车灯的亮光照耀四周，现场被洪水撕裂

的土地民房，满目疮痍，一片悲情，就连212国道茶埠镇卫生所旁的一座公路桥栏都被洪水冲毁了，近10米长的枯树根和淤泥、垃圾堆积在桥面上。

受灾场面惨不忍睹！当我们摸着夜色走进安置受灾群众的镇政府办公大楼时，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办公室里挤满了翘首期盼黎明的妇孺幼童。有的在喧嚷，有的在静坐，有的因无法联系到家人而焦虑。年轻母亲怀抱着婴儿在喂奶，孩童们在酣睡，还有的老人在掩面抽泣。该镇沟门村24岁的后明强说，下午5点多，一场冰雹突然袭来，紧接着是暴雨，局部雨量达69.2毫米。他爬上屋顶，却看到一幕恐怖的景象：耳阳河水暴涨，以过往三四倍的惊人水量，吞噬了河坝、村道……耳阳村60岁的老奶奶杨先巧哭着对我说，洪水袭来时，她和老伴正在吃饭，汹涌的水浪从门缝里冲了进来。老伴腿脚不便，她赶紧扶着老伴冲出大门尽力往附近的山上跑，好在有村子里的年轻人帮他们一把，他们才得以逃到山势较高的地方。然而，就在他回头的一瞬间，家里的7间房子、2座羊圈已被冲塌，300只羊、1头牛和所有的家具以及还没来得及及卖掉的药材，全部被洪水冲走。说着她声嘶力竭，我紧紧握着杨先巧的双手说：“老人家不要哭，洪水无情人有情。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有四面八方的支援，有灾区群众的自救，我们的新房子一定会盖起来的，我们的新家园一定会建起来的。”

救人第一，抢险第一。在我驻扎岷县参与救灾的十多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天我都被抢险救灾的人和事感动着……袁成江，岷县镇干部，洪水发生后，在齐腰深的洪水中与村民一起抢救伤员，整整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到寻人、救人的行列中。在禾驮乡救灾现场，我看到该乡卫生院院长包雪梅的眼中布满了血丝。站在她身旁的医护人员告诉我，灾害

中，禾驮卫生院门诊部被冲毁，住院部被泥水浸泡，只能将学校作为临时医疗点。包院长和卫生院医护人员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病人太多，忙不过来。”包雪梅说。灾情刚刚发生时，已经下班回家的岷县公路段职工杨晓平接到了紧急出发的电话。时间紧急，什么都来不及带，他开着推土机出发了。“到处是洪水，山上不时有石土滚下，但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夜，岷县公路段80多名职工全部上路抢修疏通道路。

众志成城，重建家园。风雪中，人民子弟兵、武警官兵等与村民自救队合力清淤。天水预备役旅的官兵们冒着雨雪在禾驮乡石门村清理淤泥、开挖被堵塞的桥洞、帮村民清理房屋。队伍中4名年轻的女战士干得十分卖劲，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清理木头的时候，王琼宇的手指头被扎破了，但她甩了甩手，继续坚持。“清淤泥，搬东西，啥活都干！”自救队的村民对我说。在抢险救灾的日子里，感人的场面处处可见，感动的故事层出不穷。

越是艰险的时候，人性的光辉越是耀眼！全国各地心系灾区，社会各界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向岷县灾区捐款捐物，中央和省、市、县各级财政积极安排救灾资金，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使九成以上受灾群众重建了新房子……

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人性的光辉在救灾和恢复中闪光！

岷县，岷山，95年前，中国革命的红色巨流就从这里经过，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北进，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就是海拔4500多米的岷山。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他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七律·长征》。以人民为中心，在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根红线，初心不改，贯彻始终，人性的光辉，超越古今！

世纪风呼啸吹到今天，看岷县处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岷州大地上的儿女正踏着红军留下的足迹，进行着新时代的长征。他们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建设着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